

遭遇写作

文/祁媛

写作对我来说是个遭遇。所谓遭遇,就是意外的事,意外到什么程度呢,就是一念之差里的变数。想来也奇怪,某些对人生有着决定性的事情,往往是瞬间发生的。

我是学画出身,从没想到写作,可能是偶然的事情改变了这一切。其实,所发生的事也没什么,都是大家已碰到或迟早会遇到的,如亲人的亡故之类。生老病死,本非意外,但对我而言,仍然是痛切的初次体验。根据那体验,我开始写了,好像不得不写,而且,一下子有点刹不住车。我发现我在伤心的时候会更想去写,而在快乐的时候则不写,或写得很少。我的第一篇小说《爷爷》就是在那种状况中写的,现在回头看,更像一篇心理记录,写的时候也没想到发表,仅仅是给自己看的,所以我几乎是口无遮拦,想怎么写,就怎么写,绝对的忠实于自己。我后来写《奔丧》,也出于同样的心情。在这么一个与文字密集相处的时间里,我发现写作有这样一个功能,它会让你把平时不愿意、也难于对别人启口的事,没保留地说出来,在这之中,我感到了对自己的诚挚,我发现那段生活充实难忘。毕加索说,塞尚感动我们的是什么呢,是诚挚。写作对我的

第一教育,我想就是诚挚,有了诚挚作为前提,写作才有可能触及到人性的幽深处。

也许是我画画的缘由,我的小说偏重视觉和感性,相比于小说情节的层层推进的精密型,我更偏于意象的营造,在我眼里,小说像天空中的一片云彩,云彩也是有结构的,但它通体飘逸不定,变幻无常,换句话说,我更看重小说的诗性。小说、散文或评论,虽各有各的文体,但它们的诗性才是最让我感动的。我在写作上是新手,不敢妄言,但如果细细想来,文学的特质,除了叙事,讲故事的功能之外,我觉得最高境界还是审美:它不是哲学上的说理论道,不是世俗层面的排疑解难,也不是社会百态和异国情调的浮光掠影,而是能够被持久欣赏的文字,这个欣赏不需要理解,不需要解释,它只需要美妙的体验,就像一个美人具有天然的魅力,在你还不了解她的时候,就已对她抱有好感了,我想,这就是文学的魅力。

我这个不久前还双手沾满绘画颜色的人,忽然获得了文学上的肯定,这也算是一个遭遇吧。■

美丽的意外

文/徐艺嘉

能够获奖,对我来说是个美丽的意外。我想,人生从获得生命开始就是由一个个意外组合而成,再由一个个荣誉激励活下去。这和文学是一个道理,意外越多,冲击越大,文字也就越富有张力和魅力。尽管获奖者的成长背景和所从事职业各不相同,但文学是我们的精神归宿,这种追求蛰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角色中,令我们躁动、不安,让我们狂喜,也曾陷入绝望。说到底,文学是孤独的事业,但由于这奖,让有着相同爱好的人走到一

起。这也算是美丽的意外吧。

感谢主办方和各位评委老师赐予我们这个享受辉煌的机会,给我们以前行的力量,我想所有人都会记住这个时刻。我个人也和苏州很有缘分,由我参与编剧的公益电影《打工三代》就是在苏州拍摄的,也刚刚入围美国旧金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、导演奖。在这个人间天堂,能够沾苏州园林之灵气,枫桥夜泊之仙气,虎丘斜塔之虎气,相信获奖者们未来的创作既有高原,也有高峰! ■

女人是会变老的

文/于一爽

写作的时间不长,但是年龄已不小了,自发地创作状态已结。但是反而,现在的愿望更强烈了。在南京,刘立杆说:女人是会变老的,所以应该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直做下去。他只是随便一说。我总是搞不清自己喜欢什么。但应该写下去。因为我正在变老。

出过一本小说集,叫《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》。里面写了些我经历的或没经历的感情,但对世界的理解都是一样的——失望。虽然这种失望很多时候并不属于我。我已开始对这本书不满,并不是出于谦虚。虽然我以后可能再也写不出那些冲动,那种幼稚的失望。但我还是觉得,这本书太粗糙了。小说需要创意,我开始慢慢理解里面的乐趣,就像小时候做的数学题。

昨天昆鸟写了一篇书评给我,是批评我的,我有点难过,昆鸟说——我被流行写作害了。我想他说的流行写作就是从2000年开始的那种对于生活的向下描

写,认为所有向上都是假的。于是向下成为了时髦成为了主流甚至变成了虚假本身。

其实我一直相信一点——虽然趋利避害是人性,但是舍生取义也是人性。就算我只是描写了向下,但也从不认为向上是假的。只是缺少发现的愿望以及能力,为什么?我也不知道。可能我还不够老。我还有的是时间对自己失望。

昆鸟说我生活中是一个认同主流价值的人,所以我的写作是虚伪的。但也许这正是我希望在写作中表达的一点:我不相信在我这一代人身上,还有主流价值和主流价值的区别,甚至连主流非主流本身都在坍塌。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,这也是孤独找不到出口的原因。我的主流也许在于我太喜欢买包包了。

所有的事情都并不妨碍另外的事情。甚至写作也不妨碍人继续变老,变得很没有意思。所以刘立杆说的一定是句酒话。■



雪山下 摄/谈钢

偶遇的凉亭

文/胡竹峰

二十二岁开始写文章,快十年了,写作是习惯是趣味也是事业,更是一生的修炼。如果说身体里有清气的话,那是文字养的,汉语之美打扫了尘俗的秽迹。当年有作家见到《倾城之恋》,读完之后很惭愧,心想上海真是藏龙卧虎,张爱玲不知道是躲在哪里的高手。在苏州大学领奖台上,我也有类似的心情。不同的是,想到自己可以向这么多龙虎请教,觉得非

常受用。

奖项是证明,奖项也是浮云,就当是创作之路上偶遇的凉亭最好——茶烟歇,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见下一个路边的凉亭。苏州有个作家叫范烟桥,出过一本散文集恰恰叫《茶烟歇》,书前题词说:等闲白了少年头,讲坛口舌,文坛心血。写作都是用心血浇筑而成的,即便只为稻粱谋,我也不敢不花心血。

说实话,我觉得生活比写作重要,写作比获奖重要。前年在一老先生家里,老先生八十多岁了,还能做手工。我马上想人非非地认为那些小手工是宝物。文学、书画、音乐,这些艺术都很重要,但我更看重艺术背后人的状态。一个老人还有闲情还有体力做手工,真是得道之人。人得道了,文章不会差。■

带着自己的体温

文/相宜

在美丽而有灵气的苏州大学领奖,我感到荣幸也很惶恐,我只是一个文学批评的90后学习者。在我看来理想的文学和文学批评是要带着自己的体温的,当他人接收到你通过文字传达出来的生命信息时,你的使命就完成了。当然好作品应传递一种思考、一种善意、一种美。文学工作者永恒的职责,也许就是探寻完美的艺术可能性。

我理想中的文学批评是一种融入个人体温,又在理性客观中不断探索“最佳可能”的学问。而我理想中的文学创作应该贴近生活又带有飞扬的想象力,不断探索与接近生活、艺术的本质内核,实现这种“最佳可能”。在座的获奖者都是同时代人,他们的写作经验能唤起我的情感,唯此,我更坚信要成为同代人的批评家,与他们一同成长。在学术上,我才刚刚起步,

如果说我对自己有什么期待,应该就是希望能身处于文学现场之中,尽自己的力量,研究一些真正能融入文学史传统的作家作品,关注一些当下新鲜生动的作家作品,挖掘还未被探索又有价值的文学艺术领域,让文学传统的河流也闪烁一朵小小的带有自己生命能量的水花,在瞬息万变中留下一点点痕迹。■



中山出游图 画作/徐乐乐